

四

家裡人個個身體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有時說，他嘴裡有一種怪味，左腹有點不舒服，但不能說有病。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逐漸增長，雖還沒有轉變為疼痛，但他經常感到腰部發漲，情緒惡劣。他的心情越來越壞，影響了全家快樂而體面的生活。夫婦吵嘴的事越來越多，輕鬆愉快的氣氛消失了，體面也很難維持。爭吵更加頻繁，夫婦之間相安無事的日子少得就像汪洋大海裡的小島。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丈夫脾氣難弄，那倒不是沒有理由的。她說話喜歡誇張，往往誇張地說，他的脾氣一直很壞，要不是她心地善良，這二十年可真沒法忍受。的確，現在爭吵總是由伊凡·伊里奇引起的。他吃飯總要發脾氣，往往從吃湯開始。他一會兒發現碗碟有裂痕，一會兒批評飯菜燒得不好吃，一會兒責備兒子吃飯把臂肘擱在桌上，一會兒批評女兒的髮式不正派。而罪魁禍首總是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起初向他回敬，也對他說了一些難聽的話，但有兩三次他一開始吃飯就勃然大怒。她明白了，這是一種由進食而引起的病態，就克制自己，不再還嘴，只是催他快吃。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認為自己的忍讓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她認定丈夫脾氣極壞，給她的生活帶來不幸。她開始可憐自己。她越是可憐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巴不得他早點死，但又覺得不能這樣想，因為他一死就沒有薪俸了。而這一點卻使她更加恨他。她認為自己不幸極了，因為就連他的死都不能拯救她。她變得很容易發脾氣，但又強忍著，而她這樣勉強忍住脾氣，卻使他的脾氣變得更壞。

有一次夫妻爭吵，伊凡·伊里奇特別不講理。事後他解釋說，他確實脾氣暴躁，但這是由於病的緣故。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就對他說，既然有病，就得治療，要他去請教一位名醫。

他乘車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照章辦理。又是等待，又是醫生裝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樣子——這種樣子他是很熟悉的，就跟他自己在法庭上一樣，——又是叩診，又是聽診，又是各種不問也知道的多餘問題，又是那種威風凜凜的神氣，彷彿在說：「你一旦落到我手裡，就得聽我擺佈。我知道該怎麼辦，對付每個病人都是這樣的。」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樣。醫生對待他的神氣，就如他在法庭上對待被告那樣。

醫生說，如此這般的症狀表明您有如此這般的病，但要是化驗不能證明如此這般的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這般的病，那麼……等等。對伊凡·伊里奇來說，只有一個問題是重要的：他的病有沒有危險？但醫生對這個不合時宜的問題置之不理。從醫生的觀點來說，這問題沒有意思，不值得討論；存在的問題

只是估計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腎，還是慢性盲腸炎。這裡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死問題，只存在游走腎和盲腸炎之間的爭執。在伊凡·伊里奇看來，醫生已明確認定是盲腸炎，但又保留說，等小便化驗後可以得到新的資料，到那時再做進一步診斷。這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上千次振振有詞地對被告宣佈罪狀一模一樣。醫生也是那麼得意揚揚，甚至從眼鏡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詞地做了結論。從醫生的結論中伊凡·伊里奇斷定，情況嚴重，對醫生或其他人都無所謂，可是對他卻非同小可。這結論對伊凡·伊里奇是個沉重的打擊，使他十分憐憫自己，同時十分憎恨那遇到如此嚴重問題卻無動於衷的醫生。

不過他什麼也沒有說，就站起來，把錢往桌上一放，歎了一口氣說：

「也許我們病人常向您提些不該問的問題，」他說。「一般說來，這病是不是有危險？」

醫生用一隻眼睛從眼鏡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說：被告，你說話要是越出規定的範圍，我將不得不命令把你帶出法庭。

「我已把該說的話都對您說了，」醫生說。「別的，等化驗結果出來了再說。」醫生結束道。

伊凡·伊里奇慢吞吞地走出診所，垂頭喪氣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反復分析醫生的話，竭力把難懂的醫學用語翻譯成普通的話，想從中找出問題的答案：「我的病嚴重？十分嚴重？或者還不要緊？」他覺得醫生所有的話，都表示病情嚴重。伊凡·伊里奇覺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陰鬱的：馬車夫是陰鬱的，房子是陰鬱的，路上行人是陰鬱的，小鋪子是陰鬱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秒鐘也沒有停止，聽了醫生模稜兩可的話後就覺得越發厲害。伊凡·伊里奇如今更加心情沉重地忍受著身上的疼痛。

他回到家裡，給妻子講了看病的經過。妻子聽著。他講到一半，女兒戴著帽子進來，準備同母親一起出去。女兒勉強坐下來聽他講這無聊的事，但她聽得不耐煩了，母親也沒有聽完他的話。

「哦，我很高興，」妻子說，「今後你一定要準時吃藥。把藥方給我，我叫蓋拉西姆到藥房去抓藥。」說完她就去換衣服。

妻子在屋子裡時，他不敢大聲喘氣，等她走了，才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好吧，」伊凡·伊里奇說。「也許真的還不要緊……」

他聽醫生的話，服藥，養病。驗過小便後，醫生又改了藥方。不過，小便化驗結果和臨床症狀之間有矛盾。不知怎的，醫生說的與實際情況不符。也許是醫生疏忽了，也許是撒謊，也許有什麼事瞞著他。不過伊凡·伊里奇還是照醫生的話養病，最初心裡

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看過病後，努力執行醫生的指示，講衛生，服藥，注意疼痛和大小便。現在他最關心的是疾病和健康。人家一談到病人、死亡、復原，特別是談到跟他相似的病，他表面上裝作鎮定，其實全神貫注地聽著，有時提些問題，把聽到的情況同自己的病做著比較。

疼痛沒有減輕，但伊凡·伊里奇強迫自己認為好一點了。沒有事惹他生氣，他還能欺騙自己。要是同妻子發生爭吵，公務上不順利，打牌輸錢，他立刻感到病情嚴重。以前遇到挫折他總是希望時來運轉，打牌順手，獲得大滿貫，因此還能忍受。可是現在每次遇到挫折，他都會悲觀絕望，喪失信心。他對自己說：「唉，我剛剛有點好轉，藥物剛剛見效，就遇到這倒楣的事……」於是他恨那種倒楣事，恨給他帶來不幸並要置他于死命的人。他明白這種憤怒在危害他的生命，但他無法自製。照理他應該明白，他這樣怨天尤人只會使病情加重，因此遇到不愉快的事，不應該放在心上，可是他的行為正好相反。他說，他需要安寧，並且特別警惕破壞安寧的事。只要他的安寧稍稍遇到破壞，他就大發雷霆。他讀醫書，向醫生請教，結果有害無益。情況是逐漸惡化的，因此拿今天同昨天比較，差別似乎並不大，他還能聊以自慰，但同醫生一商量，就覺得病情在不斷惡化，而且發展得很快。儘管如此，他還是經常請教醫生。

這個月裡他又找了一位名醫。這位名醫的話，簡直同原來那位一模一樣，但問題的提法不同。請教這位名醫，只增加伊凡·伊里奇的疑慮和恐懼。另外有位醫生，是他朋友的朋友，也很出名。這位醫生對他的病做了完全不同的診斷。儘管保證他能康復，但提出的問題和假設卻使伊凡·伊里奇更加疑慮。一個提倡順勢療法的醫生又做了另一種診斷，給了不同的藥，伊凡·伊里奇偷偷地服了一個禮拜。可是，一禮拜後並沒有見效，伊凡·伊里奇對原來的療法喪失了信心，對這種新療法也喪失了信心，於是越發沮喪了。有一次，一位熟識的太太給他介紹聖像療法。伊凡·伊里奇勉強聽著，並相信她的話。但這事使他不寒而慄。

「難道我真的那樣神經衰弱嗎？」他自言自語。「廢話！真是荒唐，這樣神經過敏要不得，應該選定一個醫生，聽他的話好好療養。就這麼辦。這下子主意定了。我不再胡思亂想，我要嚴格遵照這種療法，堅持到夏天。到那時會見效的。別再猶豫不決了！」這話說說容易，實行起來可難了。腰痛在折磨他，越來越厲害，一刻也不停。他覺得嘴裡的味道越來越難受，還有一股惡臭從嘴裡出來，胃口越來越差，體力越來越弱。他不能欺騙自己：他身上出現了一種空前嚴重的情況。這一點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圍的人誰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們總以為天下太平，一切如舊。這一點使伊凡·伊里奇覺得格外難受。家裡人，尤其是妻子和女兒，熱衷於社交活動。他看到，她們什麼也不明白，還埋怨他情緒不好，難以伺候，仿佛還是他不對似的。他看出，儘管她們嘴裡沒說，他已成了她們的累贅，妻子對他的病已有定見，不管他說什麼或做什麼，她的態度都不會變。

「不瞞您說，」她對熟人說，「伊凡·伊里奇也像一切老實人那樣，不能認真遵照醫生的話養病。今天他聽醫生的話服藥，吃東西；明天我一疏忽，他就忘記吃藥，還吃鯉魚（那是醫生禁止的），而且坐下來打牌，一打就打到深夜一點鐘。」

「哼，幾時有過這種事？」伊凡·伊里奇惱怒地說。「總共在彼得·伊凡內奇家打過一次。」

「昨天不是跟謝貝克一起打過嗎？」

「反正我痛得睡不著……」

「不管怎麼說，你這樣就永遠好不了，還要折磨我們。」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向人家也向伊凡·伊里奇本人說，他生病主要是他自己不好，給她這個做妻子的帶來痛苦。伊凡·伊里奇覺得她有這樣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但心裡總感到難受。

在法院裡，伊凡·伊里奇發現或者心裡感到人家對他抱著奇怪的態度：一會兒，人家把他看作一個不久將把位置空出來的人；一會兒，朋友們不懷惡意地嘲笑他神經過敏，因為他自認為有一種神秘可怕的東西，在不斷吮吸他的精神，硬把他往那兒拉。朋友們覺得這事挺好玩，就拿來取笑他。尤其是施瓦爾茨說話詼諧生動而又裝得彬彬有禮，使伊凡·伊里奇想起十年前他自己的模樣，因而格外生氣。

來了幾個朋友，坐下來打牌。他拿出一副新牌，洗了洗，發了牌。他把紅方塊跟紅方塊疊在一起，總共七張。他的搭檔說：沒有王牌，給了他兩張紅方塊。還指望什麼呢？快樂，興奮，得了大滿貫。伊凡·伊里奇突然又感到那種抽痛，嘴裡又有那股味道。他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贏得大滿貫而高興，未免太荒唐了。

他瞧著他的搭檔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看他怎樣用厚實的手掌拍著桌子，客客氣氣地不去抓一墩牌，卻把它推給伊凡·伊里奇，使他一舉手就能享受贏牌的樂趣。「他是不是以為我身子虛得手都伸不出去了？」伊凡·伊里奇想，忘記了王牌，卻用更大的王牌去壓搭檔的牌，結果少了三墩牌，失去了大滿貫。最可怕的是他看見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臉色十分痛苦，卻表現得若無其事。他怎麼能若無其事，這一點想想也可怕。

大家看出他很痛苦，對他說：「要是您累了，我們就不打了。您休息一會兒吧。」休息？不，他一點也不累，可以把一圈牌打完。大家悶悶不樂，誰也不開口。伊凡·伊里奇覺得是他害得大家這樣悶悶不樂，但又無法改變這種氣氛。客人們吃過晚飯，各自走散了。伊凡·伊里奇獨自留在家裡，意識到他的生命遭到了毒害，還毒害了別人的生命，這種毒不僅沒有減輕，而且越來越深地滲透到他的全身。

他常常帶著這樣的思想，再加上肉體上的疼痛和恐懼躺到床上，疼得大半夜不能合眼。可是天一亮又得起來，穿好衣服，乘車上法院，說話，批公文，要是不上班待在家裡，那麼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個小時都得活受罪。而且，在這樣的生死邊緣上，他只能獨自默默地忍受，沒有一個人瞭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

五

就這樣過了兩個月光景。新年前夕，他的內弟來到他們城裡，住在他們家。那天，伊凡·伊里奇上法院尚未回家。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上街買東西去了。伊凡·伊里奇回到家裡，走進書房，看見內弟體格強壯，臉色紅潤，正在打開手提箱。他聽見伊凡·伊里奇的腳步聲，抬起頭，默默地對他瞧了一會兒。他的眼神向伊凡·伊里奇說明了問題。內弟張大嘴，正要喔唷一聲叫出來，但立刻忍住了。這個動作證實了一切。

「怎麼，我的樣子變了嗎？」

「是的……有點變。」

接著，不管伊凡·伊里奇怎樣想使內弟再談談他的模樣，內弟卻絕口不提。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一回來，內弟就到她屋裡去了。伊凡·伊里奇鎖上房門，去照鏡子，先照正面，再照側面。他拿起同妻子合拍的照片，拿它同鏡子裡的自己做著比較。變化很大。然後他把雙臂露到肘部，打量了一番，才放下袖子，在軟榻上坐下來，臉色變得漆黑。

「別這樣，別這樣，」他對自己說，霍地站起來，走到寫字臺邊，打開卷宗，開始批閱公文，可是腦子裡進不去。他打開門，走到前廳。客廳的門關著。他蹣跚著腳走到門邊，側著耳朵聽。

「不，你說得過分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

「怎麼過分？你沒發覺，他已經像個死人了。你看看他的眼睛，沒有一點光。他這是怎麼搞的？」

「誰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一位醫生）說如此這般，可我不知道。列謝季茨基（就是名醫）說的正好相反……」

伊凡·伊里奇回到自己屋裡，躺下來想：「腎，游走腎。」他回憶起醫生們對他說過的話，腎臟怎樣離開原位而游走。他竭力在想像中捕捉這個腎臟，不讓它游走，把它固定下來。這事看上去輕而易舉。「不，我還是去找找彼得·伊凡內奇（那個有醫生朋友的朋友）。」他打了鈴，吩咐套車，準備出去。

「你上哪兒去，約翰？」妻子露出異常憂愁和矯揉造作的賢慧神情問。

這種矯揉造作的賢慧使他生氣。他陰沉著臉對她瞅了一眼。

「我去找彼得·伊凡內奇。」

他去找這個有醫生朋友的朋友。然後跟他一起到醫生家去。他遇見醫生，跟他談了好半天。

醫生根據解剖學和生理學對他的病做了分析，他全聽懂了。

盲腸裡有點毛病，有點小毛病。全會好的。只要加強一個器官的功能，減少另一個器官的活動，多吸收一點，就會好的。吃飯時，他晚到了一點。吃過飯，他興致勃勃地談了一通，但好一陣不能定下心來做事。最後他回到書房，立刻動手工作。他批閱公文，處理公事，但心裡念念不忘有一件要事被耽誤了。等公事完畢，他才記起那件事就是盲腸的毛病。但他故作鎮定，走到客廳喝茶。那裡有幾個客人，正在說話，彈琴，唱歌。他得意的未來女婿、法院偵訊官也在座。據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伊凡·伊里奇那天晚上過得比誰都快活，其實他一分鐘也沒有忘記盲腸的毛病被耽誤了。十一點鐘他向大家告辭，回自己屋裡去。自從生病以來，他就獨自睡在書房裡。他走進屋裡，脫去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說，但沒有看，卻想著心事。他想像盲腸被治癒了。通過吸收，排泄，功能恢復正常。「對了，就是那麼一回事，」他自言自語。

「只要補養補養身體就好了。」他想到了藥，支起身來，服了藥，又仰天躺下，仔細體味藥物怎樣在治病，怎樣在制止疼痛。「只要按時服藥，避免不良影響就行；我現在已覺得好一點了，好多了。」他按按腰部，按上去不疼了。「是的，不疼了，真的好多了。」他滅了蠟燭，側身躺下.....盲腸在逐漸恢復，逐漸吸收。突然他又感覺到那種熟悉的隱痛，痛得一刻不停，而且很厲害。嘴裡又是那種惡臭。他頓時心頭髮涼，頭腦發暈。「天哪！天哪！」他喃喃地說。「又來了，又來了，再也好不了啦！」突然他覺得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哼，盲腸！腎臟！」他自言自語。「問題根本不在盲腸，不在腎臟，而在生和.....死。是啊，有過生命，可現在它在溜走，在溜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騙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嗎？問題只在於還有幾個禮拜、幾天，還是現在就死。原來有過光明，現在卻變成一片黑暗。我此刻在這個世界，但不久就要離開！到哪兒去？」他覺得渾身發涼，呼吸停止，只聽見心臟在卜卜跳動。

「等我沒有了，那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了。等我沒有了，我將在哪兒？難道真的要死了嗎？不，我不願死。」他霍地跳起來，想點燃蠟燭，用顫動的雙手摸索著。蠟燭和燭臺被碰翻，落到地上。他又仰天倒在枕頭上。「何必呢？反正都一樣，」他在黑暗中瞪著一雙眼睛，自言自語。「死。是的，死。他們誰也不知道，誰也不想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玩得可樂了。（他聽見遠處傳來喧鬧和伴奏聲。）他們若無其事，可他們有朝一日也要死的。都是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免不了

一死。可他們還樂呢。畜生！」他憤怒得喘不過氣來。他痛苦得受不了。難道誰都得受這樣的罪嗎！他坐起來。

「總有什麼地方不對頭，我得定下心，從頭至尾好好想一想。」他開始思索。「對了，病是這樣開始的。先是腰部撞了一下，但過了一兩天我還是好好的。稍微有點疼，後來疼得厲害了，後來請醫生，後來洩氣了，發愁了，後來又請醫生，但越來越接近深淵。體力越來越差，越來越接近……越來越接近……我的身子虛透了，我的眼睛沒有光。我要死了，可我還以為是盲腸有病。我想治好盲腸，其實是死神臨頭了。難道真的要死嗎？」他又感到魂飛魄散，呼吸急促。他側身摸索火柴，用臂肘撐住床幾。臂肘撐得發痛，他惱火了，撐得更加使勁，結果把床幾推倒了。他絕望得喘不過氣來，又仰天倒下，恨不得立刻死去。

這當兒，客人們紛紛走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送他們走。她聽見什麼東西倒下，走進來。

「你怎麼了？」

「沒什麼，不留神把它撞倒了。」

她走出去，拿著一支蠟燭進來。他躺著，喘息得又重又急，好像剛跑完了幾裡路，眼睛停滯地瞧著她。

「你怎麼了，約翰？」

「沒……什麼。撞……倒了。」他回答，心裡卻想：「有什麼可說的。她不會明白的。」

她確實不明白。她扶起床幾，給他點上蠟燭，又匆匆走掉了：她還得送客。

等她回來，他仍舊仰天躺著，眼睛瞪著天花板。

「你怎麼了，更加不舒服嗎？」

「是的。」

她搖搖頭，坐下來。

「我說，約翰，我們把列歇季茨基請到家裡來好嗎？」

這就是說，不惜金錢，請那位名醫來出診。他冷笑了一聲說：「不用了。」她坐了

一會兒，走到他旁邊，吻了吻他的前額。

她吻他的時候，他從心底裡憎恨她，好容易才忍住不把她推開。

「再見。上帝保佑你好好睡一覺。」

「嗯。」

六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經常處於絕望中。

他心裡明白，他快要死了，但他對這個念頭很不習慣，他實在不理解，怎麼也不能理解。

他在基捷韋帖爾的邏輯學裡讀到這樣一種三段論法：蓋尤斯是人，凡人都要死，因此蓋尤斯也要死。他始終認為這個例子只適用於蓋尤斯，絕對不適用於他。蓋尤斯是人，是個普通人，這個道理完全正確；但他不是蓋尤斯，不是個普通人，他永遠是個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他原來是小伊凡，有媽媽，有爸爸，有兩個兄弟——米嘉和伏洛嘉，有許多玩具，有馬車夫，有保姆，後來又有了妹妹卡嘉，還有兒童時代、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喜怒哀樂。難道蓋尤斯也聞到過他小伊凡所喜愛的那種花皮球的氣味嗎？難道蓋尤斯也那麼吻過媽媽的手，聽到過媽媽綢衣褶襖的聲嗎？難道蓋尤斯也曾在法學院裡因點心不好吃而鬧過事嗎？難道蓋尤斯也那麼談過戀愛嗎？難道蓋尤斯能像他那樣主持審訊嗎？

蓋尤斯的確是要死的，要他死是正常的，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有我的思想感情，跟他截然不同。我不該死，要不真是太可怕了。

這就是他的心情。

「我要是像蓋尤斯那樣也要死，那我一定會知道，一定會聽到內心的聲音，可是我心裡沒有這樣的聲音。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明白，我跟蓋尤斯完全不同。可是如今呢！」他自言自語。「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發生的，可是偏偏發生了。這是怎麼搞的？這事該怎麼理解？」

他無法理解，就竭力驅除這個想法，把這個想法看作是虛假、錯誤和病態的，並且用正確健康的想法來擠掉它。但這不只是思想，而是現實，它出現了，擺在他面前。

他故意想想別的事來排擠這個想法，希望從中找到精神上的支援。他試圖用原來的一套思路來對抗死的念頭。但奇怪得很，以前用這種辦法可以抵擋和驅除死的念頭，如今卻不行。近來，伊凡·伊里奇常常想恢復原來的思緒，以驅除死的念頭。有時他對自己說：「我還是去辦公吧，我一向靠工作過活。」他擺脫心頭的種種疑慮，到法院去。他跟同事們談話，在法庭上坐下來，照例漫不經心地掃一眼人群，兩條乾瘦的胳膊擱在麻櫟椅扶手上，照例側身湊近旁邊的法官，挪過卷宗，同他耳語幾句，然後猛地抬起眼睛，挺直身子，說幾句老套，宣佈開庭。但審訊到一半，腰部不顧正在開庭，突然又抽痛起來。

伊凡·伊里奇定下神，竭力不去想它，可是沒有用。它又來了，站在他面前，打量著他。他嚇得呆若木雞，眼睛裡的光也熄滅了。他又自言自語：「難道只有它是真的嗎？」同事和下屬驚奇而痛心地看到，像他這樣一位精明能幹的法官竟然說話顛三倒四，在審訊中出差錯。他竭力振作精神，定下心來，勉強堅持到庭審結束，悶悶不樂地回家去。他明白，法院開庭也不再能回避他想回避的事，他在審訊時也不能擺脫它。最最糟糕的是，它吸引他，並非要他有什麼行動，而只是要他瞧著它，面對面地瞧著它，什麼事也不做，難堪地忍受著折磨。

為了擺脫這種痛苦，伊凡·伊里奇尋找另一種屏風來自衛，但另一種屏風也只能暫時保護他，不久又破裂了，或者變得透明瞭，仿佛它能穿透一切，什麼東西也擋不住它。

有一次他走進精心佈置的客廳——他摔跤的地方，他嘲弄地想，正是為了佈置它而獻出了生命，因為他知道他的病是由跌傷引起的，——他發現油漆一新的桌上有被什麼東西劃過的痕跡。他研究原因，發現那是被照相簿上彎卷的青銅飾邊劃破的。他拿起他深情地貼上照片的照相簿，對女兒和她那些朋友的粗野很惱火——有的地方撕破了，有的照片被顛倒了。他把照片仔細整理好，把照相簿飾邊扳平。

然後他想重新佈置，把照相簿改放到盆花旁的角落裡。他吩咐僕人請女兒或者妻子來幫忙，可是她們不同意他的想法，反對搬動。他同她們爭吵、生氣。但這樣倒好，因為他可以不再想到它，不再看見它。

不過，當他親自動手挪動東西的時候，妻子對他說：「啊，讓僕人搬吧，你又要糟蹋自己了。」這當兒，它突然又從屏風後面出現，他又看見了它。它的影子一閃，他還希望它能再消失，可是他又注意到自己的腰。腰還是在抽痛。他再也無法把它忘記，它明明在盆花後面瞧著他。「這是幹什麼呀？」

「真的，我為了這窗簾就像衝鋒陷陣一樣送了命。難道真是這樣嗎？多可怕而又多麼愚蠢哪！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事實。」

他回到書房裡躺下，又同它單獨相處。他同它又面面相對，但對它束手無策。他只能瞧著它，渾身發抖。

七

伊凡·伊里奇生病第三個月的情況怎樣，很難說，因為病情是逐步發展的，不易察覺。但妻子也好，女兒也好，兒子也好，傭人也好，朋友也好，醫生也好，主要是他自己，都知道，大家唯一關心的事是，他的位置是不是快空出來，活著的人能不能解除由於他存在而招惹的麻煩，他自己是不是快擺脫痛苦。

他的睡眠越來越少；醫生給他服鴉片，注射嗎啡，但都不能減輕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沉沉中所感到的麻木，起初使他稍微好過些，但不久又感到同樣痛苦，甚至比清醒時更不好受。

家裡人遵照醫生的指示給他做了特殊的飯菜，但他覺得這種飯菜越來越沒有滋味，越來越倒胃口。

為他大便也做了特殊的安排。每次大便他都覺得很痛苦，因為不清潔，不體面，有臭味，還得麻煩別人幫忙。

不過，在這件不愉快的事上，伊凡·伊里奇倒也得到一種安慰。每次大便總是由男僕蓋拉西姆伺候。

蓋拉西姆是個年輕的莊稼漢，衣著整潔，容光煥發，因為長期吃城裡伙食長得格外強壯。他性格開朗，總是樂呵呵的。開頭這個整潔的小夥子身穿俄羅斯民族服，做著這種不體面的事，總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困窘。

有一次，他從便盆上起來，無力拉上褲子，就倒在沙發上。他看見自己皮包骨頭的大腿，不禁心驚膽戰。

蓋拉西姆腳登散發著柏油味的大皮靴，身上系著乾淨的麻布圍裙，穿著乾淨的印花布襯衫，卷起袖子，露出年輕強壯的胳膊，帶著清新的冬天空氣走進來。他目光避開伊凡·伊里奇，竭力抑制著從煥發的容光中表現出來的生的歡樂，免得病人見了不高興，走到便盆旁。

「蓋拉西姆，」伊凡·伊里奇有氣無力地叫道。

蓋拉西姆打了個哆嗦，顯然害怕自己什麼地方做得不對，慌忙把他那張剛開始長鬍子的淳樸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臉轉過來對著病人。

「老爺，您有什麼吩咐？」

「我想，你做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諒我，我是沒有辦法。」

「哦，老爺，好說。」蓋拉西姆閃亮眼睛，露出一排潔白健康的牙齒。「那算得了什麼？您有病嘛，老爺。」

他用他那雙強壯的手熟練地做著做慣的事，輕悄地走了出去。過了五分鐘，又那麼輕悄地走回來。

伊凡·伊里奇一直那麼坐在沙發上。

「蓋拉西姆，」當蓋拉西姆把洗乾淨的便盆放回原處時，伊凡·伊里奇說，「請你幫幫我，你過來。」蓋拉西姆走過去。「你攙我一把。我自己爬不起來，德米特裡被我派出去了。」

蓋拉西姆走過去。他用他那雙強壯的手，也像走路一樣輕鬆、利索而溫柔地把主人抱起來，一隻手扶住他，另一隻手給他拉上褲子，想讓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要求把他扶到長沙發上。蓋拉西姆一點也不費勁，穩穩當當地把他抱到長沙發上坐下。

「謝謝。你真行，幹得真輕巧。」

蓋拉西姆又微微一笑，想走。可是伊凡·伊里奇同他一起覺得很愉快，不肯放他走。

「還有，請你把那把椅子給我推過來。不，是那一把，讓我擱腿。腿擱得高，好過些。」

蓋拉西姆端過椅子，輕輕地把它放在長沙發前，然後抬起伊凡·伊里奇的雙腿放在上面。當蓋拉西姆把他的腿高高抬起時，他覺得舒服些。

「腿抬得高，我覺得舒服些，」伊凡·伊里奇說。「你把這個枕頭給我墊在下面。」

蓋拉西姆照他的吩咐做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來放好。蓋拉西姆抬起他的雙腿，他覺得確實好過些。雙腿一放下，他又覺得不舒服。

「蓋拉西姆，」伊凡·伊里奇對他說，「你現在有事嗎？」

「沒有，老爺，」蓋拉西姆說，他已學會像城裡僕人那樣同老爺說話。

「你還有什麼活要幹？」

「我還有什麼活要幹？什麼都幹好了，只要再劈點木柴留著明天用。」

「那你把我的腿這麼高高抬著，行嗎？」

「有什麼不行的？行！」蓋拉西姆把主人的腿抬起來，伊凡·伊里奇覺得這樣一點也不疼了。

「那麼劈柴怎麼辦？」

「不用您老爺操心。這我們來得及的。」

伊凡·伊里奇叫蓋拉西姆坐下抬著他的腿，並同他談話。真奇怪，蓋拉西姆抬著他的腿，他覺得好過多了。

從此以後伊凡·伊里奇就常常把蓋拉西姆喚來，要他用肩膀扛著他的腿，並喜歡同他談天。蓋拉西姆做這事輕鬆愉快，態度誠懇，使伊凡·伊里奇很感動。別人身上的健康、力量和生氣往往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屈辱；只有蓋拉西姆的力量和生氣不僅沒有使他覺得傷心，反而使他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覺得最痛苦的事就是聽謊言，聽大家出於某種原因都相信的那個謊言，他只是病了，並不會死，只要安心治療，一定會好的。可是他知道，不論採取什麼辦法，他都不會好了，痛苦只會越來越厲害，直到死去。這個謊言折磨著他。他感到痛苦的是，大家都知道，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病很嚴重，但大家都諱言真相而撒謊，還要迫使他一起撒謊。謊言，在他臨死前夕散佈的謊言，把他不久于人世這樣嚴肅可怕的大事，縮小到訪問、掛窗簾和晚餐吃鱈魚等小事，這使他感到極其痛苦。說也奇怪，好多次當他們就他的情況編造謊言時，他差一點大聲叫出來：「別再撒謊了，我快要死了。這事你們知道，我也知道，所以大家別再撒謊了。」但他從來沒有勇氣這樣做。

他看到，他不久于人世這樣嚴肅可怕的事，被周圍的人看成隻是一件不愉快或者不體面的事（就像一個人走進會客室從身上散發出臭氣一樣），還要勉強維持他一輩子苦苦撐住的「體面」。他看到，誰也不可憐他，誰也不想瞭解他的真實情況。只有蓋拉西姆一人瞭解他，並且可憐他。因此只有同蓋拉西姆在一起他才覺得好過些。蓋拉西姆有時通宵扛著他的腿，不去睡覺，嘴裡還說：「您可不用操心，老爺，我回頭會睡個夠的。」這時他感到安慰。或者當蓋拉西姆脫口而出親熱地說：「要是你沒病就好了，我這樣伺候伺候你算得了什麼？」他也感到安慰。只有蓋拉西姆一人不撒謊，顯然也只有他一人明白真實情況，並且認為無須隱諱，但他憐憫日益消瘦的老爺。有一次伊凡·伊里奇打發他走，他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大家都要死的。我為什麼不能伺候您呢？」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現在

他不辭辛勞，因為伺候的是個垂死的人，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輪到他的時候也有人伺候他。

除了這個謊言，或者正是由於這個謊言，伊凡·伊里奇覺得特別痛苦的是，沒有一個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可憐他。伊凡·伊里奇長時期受盡折磨，有時特別希望——儘管他不好意思承認——有人像疼愛有病的孩子那樣疼愛他。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對著他哭，就像人家疼愛孩子那樣。他知道，他是個顯赫的大官，已經鬍子花白，因此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抱著這樣的希望。他同蓋拉西姆的關係近似這種關係，因此跟蓋拉西姆在一起，他感到安慰。伊凡·伊里奇想哭，要人家疼他，對著他哭，不料這時他的法院同事謝貝克走來了，伊凡·伊里奇不僅沒有哭，沒有表示親熱，反而板起臉，現出嚴肅和沉思的神氣，習慣成自然地說了他對複審的意見，並且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周圍的這種謊言和他自己所做的謊言，比什麼都厲害地毒害了他生命的最後日子。

八

有一天早晨。伊凡·伊里奇知道這是早晨，因為每天早晨都是蓋拉西姆從書房裡出去，男僕彼得進來吹滅蠟燭，拉開一扇窗簾，悄悄地收拾房間。早晨也好，晚上也好，禮拜五也好，禮拜天也好，反正都一樣，反正沒有區別：永遠是一刻不停的難堪的疼痛；意識到生命正在無可奈何地消逝，但還沒有完全消逝；那愈益逼近的可怕而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是謊言。在這種情況下，幾天、幾個禮拜和幾小時有什麼區別？

「老爺，您要不要用茶？」

「他還是老一套，知道老爺太太每天早晨都要喝茶，」他想，接著回答說：

「不用了。」

「您要不要坐到沙發上去？」

「他得把屋子收拾乾淨，可我在這裡礙事。我太邋遢，太不整齊了，」他想了想回答說：

「不，不用管我。」

男僕繼續收拾屋子。伊凡·伊里奇伸出一隻手。彼得殷勤地走過去。

「老爺，您要什麼？」

「我的表。」

彼得拿起手邊的表，遞給他。

「八點半了。她們還沒有起來嗎？」

「還沒有，老爺。瓦西裡·伊凡內奇（這是兒子）上學去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關照過，要是您問起，就去叫醒她。要去叫她嗎？」

「不，不用了。」他回答，接著想：「要不要喝點茶呢？」於是就對彼得說：「對了，你拿點茶來吧。」

彼得走到門口。伊凡·伊里奇獨自留著覺得害怕。「怎麼把他留住呢？有了，吃藥。」

他想了想，說：「彼得，給我拿藥來。」接著又想：「是啊，說不定吃藥還有用呢。」他拿起匙子，把藥吃下去。「不，沒有用。一切都是胡鬧，都是欺騙，」他一嘗到那種熟悉的甜膩膩的怪味，就想。「不，我再也不能相信了。可是那個疼，那個疼，要是能停止一會兒就好了。」他呻吟起來。彼得向他回過頭來。「不，你去吧，拿茶來。」

彼得走了，剩下伊凡·伊里奇一個人。他又呻吟起來。他疼得很厲害，可呻吟不是由於疼痛，而是由於悲傷。「老是那個樣子，老是那樣的白天和黑夜。但願快一點。什麼快一點？死，黑暗。不，不！好死不如賴活！」

彼得托著茶盤進來，伊凡·伊里奇茫然看了他好一陣，認不出他是誰，不知道他是來幹什麼的。他這種目光弄得彼得很狼狽。彼得現出尷尬的神色，伊凡·伊里奇才醒悟過來。

「噢，茶……」他說，「好的，放著。你幫我洗洗臉，拿一件乾淨襯衫來。」

伊凡·伊里奇開始梳洗。他斷斷續續地洗手，洗臉，刷牙，梳頭，然後照照鏡子。他感到害怕，特別是看到他的頭髮怎樣貼著蒼白的前額。

彼得給他換襯衫。他知道他要是看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更加吃驚，因此不往身上看。梳洗完畢了，他穿上晨衣，身上蓋了一條方格毛毯，坐到扶手椅上喝茶。有那麼一會兒他覺得神清氣爽，但一喝茶，立刻又感到那種味道、那種疼痛。他勉強喝完茶，伸直腿躺下來。他躺下，讓彼得走。

還是那個樣子。一會兒出現了一線希望，一會兒又掉進絕望的海洋。老是疼，老是疼，老是悲愴淒涼，一切都是老樣子。獨個兒待著格外悲傷，想叫個人來，但他知道同人家待在一起更難受。「最好再來點兒嗎啡，把什麼都忘記。我要請求醫生，叫他想點別的辦法。這樣可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一小時、兩小時就這樣過去了。忽然前廳裡響起了鈴聲。會不會是醫生？果然是醫生。他走進來，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喜氣揚揚。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你們何必這樣大驚小怪，我這就來給你們解決問題。醫生知道，這樣的表情是不得體的，但他已經習慣了，改不掉，好像一個人一早穿上大禮服，就這樣穿著一家家去拜客，沒有辦法改變了。

醫生生氣勃勃而又使人寬慰地搓搓手。

「啊，真冷，可把我凍壞了。讓我暖和暖和身子，」他說這話時的神氣仿佛表示，只要稍微等一下，等他身子一暖和，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嗯，怎麼樣？」

伊凡·伊里奇覺得，醫生想說：「情況怎麼樣？」但他覺得不該那麼問，就說：「晚上睡得怎麼樣？」

伊凡·伊里奇望著醫生的那副神氣表示：「您老是撒謊，怎麼不害臊？」但醫生不理會他的表情。

伊凡·伊里奇就說：

「還是那麼糟。疼痛沒有消除，也沒有減輕。您能不能想點辦法……」

「啊，你們病人總是這樣。嗯，這會兒我可暖和了，就連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那麼仔細，也不會對我的體溫有意見了。嗯，您好。」醫生說著握了握病人的手。

接著醫生收起戲謔的口吻，現出嚴肅的神色給病人看病：把脈，量體溫，叩診，聽診。

伊凡·伊里奇清清楚楚地知道，這一切都毫無意思，全是騙人的，但醫生跪在他面前，身子湊近他，用一隻耳朵忽上忽下地細聽，臉上顯出極其認真的神氣，像體操一般做著各種姿勢。伊凡·伊里奇面對這種場面，屈服了，就像他在法庭上聽辯護律師發言一樣，儘管他明明知道他們都在撒謊以及為什麼撒謊。

醫生跪在沙發上，還在他身上敲著。這當兒門口傳來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綢衣裳的聲，還聽見她在責備彼得沒有及時向她報告醫生的來到。

她走進來，吻吻大夫，立刻振振有詞地說，她早就起來了，只是不知道醫生來了才沒有及時出來迎接。

伊凡·伊里奇對她望望，打量著她的全身，對她那白淨浮腫的雙手和脖子、光澤的頭髮和充滿活力的明亮眼睛感到嫌惡。他從心底裡憎恨她。她的親吻更激起他對她的難以克制的憎恨。

她對待他和他的病還是老樣子。正像醫生對病人的態度都已定型不變那樣，她對丈夫的態度也已定型不變：她總是親昵地責備他沒有照規定服藥休息，總是怪他自己不好。

「噯，他這人就是不聽話！不肯按時吃藥。尤其是他睡的姿勢不對，兩腿擱得太高，這樣睡對他不好。」

她告訴醫生他怎樣叫蓋拉西姆扛著腿睡。

醫生鄙夷不屑而又和藹可親地微微一笑，仿佛說：「有什麼辦法呢？病人總會做出這樣的蠢事來，但情有可原。」

檢查完畢，醫生看了看表。這時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向伊凡·伊里奇宣佈，不管他是不是願意，她今天就去請那位名醫來，讓他同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平時看病的醫生）會診一下，商量商量。

「請你不要反對。我是為我自己才這樣做的，」她嘲諷地說，讓他感到這一切都是為她而做的，因此他不該拒絕。他不做聲，皺起眉頭。他覺得周圍是一片謊言，很難判斷是非曲直。

她為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自己。她對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她自己，那倒是真的，不過她的行為叫人很難相信，因此必須從反面來理解。

十一點半，那位名醫果然來了。又是聽診，又是當著他的面一本正經地交談，而到了隔壁房間又是談腎臟，談盲腸，又是一本正經地問答，又是避開他現在面臨的生死問題，大談什麼腎臟和盲腸有毛病，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和名醫又都主張對腎臟和盲腸進行治療。

名醫臨別時神態十分嚴肅，但並沒有絕望。伊凡·伊里奇眼睛裡露出恐懼和希望的光芒仰望著名醫，怯生生地問他，是不是還能恢復健康。名醫回答說，不能保證，但可能性還是有的。伊凡·伊里奇用滿懷希望的目光送別醫生，他的樣子顯得那麼可憐，以致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出書房付給醫生出診費時都忍不住哭了。

被醫生鼓舞起來的希望並沒有持續多久。還是那個房間，還是那些圖畫，還是那些窗簾，還是那種牆紙，還是那些藥瓶，還是他那個疼痛的身子。伊凡·伊里奇呻吟起來，給他注射了嗎啡，便迷迷糊糊睡著了。

他醒來時，天色開始發黑。僕人給他送來晚餐，他勉強吃了一點肉湯。於是一切如舊，黑夜又來臨了。

飯後七點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進他的房間。她穿著晚禮服，豐滿的胸部被衣服繃得隆起，臉上有撲過粉的痕跡。早晨她就提起，今晚她們要去看戲。薩拉·貝娜到這個城裡做訪問演出，她們定了一個包廂。那也是他的主意。這會兒，他把這事忘記了，她那副打扮使他生氣。不過，當他記起是他要她們定包廂去看戲的，認為孩子們看這戲可以獲得美的享受，他就把自己的憤怒掩飾起來。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進來的時候得意揚揚，但仿佛又有點負疚。她坐下來，問他身體怎麼樣，不過他看出，她只是為了應酬幾句才問的，並非真的想瞭解什麼，而且知道也問不出什麼來。接著她就講她要講的話：她本來說什麼也不願去，可是包廂

已經定了，愛倫和女兒，還有彼特利歇夫（法院偵訊官，未來的女婿）都要去，總不能讓他們自己去，她其實是寧可待在家裡陪他的。現在她只希望她不在家時，他能照醫生的囑咐休息。

「對了，費多爾·彼得羅維奇（未來的女婿）想進來看看你，行嗎？還有麗莎。」

「讓他們來好了。」

女兒走進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露出部分年輕的身體。對比之下，他覺得更加難受。她卻公然顯示她健美的身體。顯然她正在談戀愛，對妨礙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嫌惡。

費多爾·彼得羅維奇也進來了。他身穿燕尾服，頭髮燙出波紋，雪白的硬領夾著青筋畢露的細長脖子，胸前露出一大塊白硬襯，瘦長的黑褲緊裹著兩條強壯的大腿，手上套著雪白的手套，拿著大禮帽。

一個中學生在他後面悄悄走進來。這個可憐的孩子穿一身嶄新的學生裝，戴著手套，眼圈發黑——伊凡·伊里奇知道怎麼會這樣。

他總是很憐憫兒子。兒子那種滿懷同情的怯生生目光使他心驚膽戰。伊凡·伊里奇覺得除了蓋拉西姆以外，只有兒子一人瞭解他、同情他。

大家都坐下來，又問了一下病情。接下來是一片沉默。麗莎問母親要望遠鏡。母女倆爭吵起來，不知是誰拿了，放在什麼地方。這事弄得大家都很不高興。

費多爾·彼得羅維奇問伊凡·伊里奇有沒有看過薩拉·貝娜。伊凡·伊里奇起初沒聽懂他問什麼，後來才說：

「沒有，您看過嗎？」

「看過了，她演《阿德里安娜·萊科芙露爾》^⑧。」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說，她演那種角色特別好。女兒不同意她的看法。大家談到她的演技又典雅又真摯——那題目已談過不知多少次了。

談話中間，費多爾·彼得羅維奇對伊凡·伊里奇瞧了一眼，不做聲了。其他人跟著瞧了一眼，也不做聲了。伊凡·伊里奇睜大眼睛向前望望，顯然對他們很生氣。這種尷尬的局面必須改變，可是怎麼也無法改變。必須設法打破這種沉默，誰也不敢這樣做，大家都害怕，唯恐這種禮貌周到的虛偽做法一旦被揭穿，真相就會大白。麗莎第一個鼓起勇氣，打破了沉默。她想掩飾大家心裡都有的感覺，卻脫口而出：

「嗯，要是去的話，那麼是時候了，」她瞧了瞧父親送給她的表，說。接著對未婚夫會意地微微一笑，衣服響著站起來。

大家都站起來，告辭走了。

等他們一走，伊凡·伊里奇覺得好過些，因為虛偽的局面結束了，隨著他們一起消失了，但疼痛如舊。依舊是那種疼痛，依舊是那種恐懼，一點也沒有緩和，而是每況愈下。

時間還是一分鐘又一分鐘、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一切如舊，沒完沒了，而無法避免的結局卻越來越使人不寒而慄。

「好的，你去叫蓋拉西姆來。」他回答彼得說。